

李叔同与日本夫人的爱怨史 下

一个月，并拜了悟法师为师。了悟法师给李叔同取名演音，号弘一。

1918年8月19日，28岁的李叔同，在虎跑寺正式剃度出家。

李叔同归佛的消息，当天就传遍了杭州。

3日后，传遍了上海。这也成为民国以来，中国文教界轰动一时的新闻。李叔同出家，妻子淑子一无所知。

两周后，淑子得知消息，携带幼女从上海赶到杭州。找了六天，跑了六个寺庙，最终在杭州虎跑寺找到了丈夫李叔同。

下午，在寺庙前临湖的一个素食小吃店，李叔同与妻女见了面。

吃着素饭，淑子泪流满面。

吃过饭，李叔同雇了一艘小船，把曾经刻骨铭心爱恋的妻子淑子送上船。

“淑子，这是我三个月薪水，你们回日本吧。”

李叔同从衣衫里掏出一沓钱，递给了淑子。并把一只佩戴多年的手表、一绺胡须、一封信和《送别》这首诗，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。

“叔同，抱抱女儿吧。”

淑子痛哭着，把幼女递给叔同。

李叔同双手合十，谢绝了妻子的要求。

傍晚，湖面泛起了薄雾。

“叔同”，妻子淑子抱着幼女，站在船头，大声哭泣着。

李叔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请叫



《弘一法师遗像》丰子恺作。丰子恺——李叔同的学生

我弘一。”

听到这绝尘的声音，妻子淑子悲伤地问道：“弘一，请你告诉我，什么是爱？”

李叔同合上双眼：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
“你慈悲对世人，为何独独伤我？”妻子淑子责问李叔同。

小船载着伤心欲绝的妻女离去，李叔同转身进入庙门，刹那即是永恒，永恒亦是刹那。此次永诀，再无见面。

一念放下，万般从容。

从此，世间再无李叔同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师。

那一年，是他们两人相识后的第11个年头。李叔同38岁，淑子28岁。

妻子淑子回到上海，大病了一场。

哀莫大于心死，淑子变卖了上海家中所有的物品。

两个月后，拉着9岁儿子，怀抱5个月的幼女，携带着李叔同的画作和离别纪念物，离开中国。

1918年10月底，淑子返回日本东京。

淑子因与李叔同相爱，遭到极力反对，与

家人断绝了关系。

“滚，……滚远点，……，有多远滚多远”，被中国男人抛弃的淑子，又被父母与兄弟抛弃。

举目无亲的淑子，受尽了屈辱。

无奈之下，淑子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东京，乘坐渔船，于40天后来到日本最南部的冲绳岛，以春山淑子的名字，到一家乡村医院从事医护工作。

离别永不相见。

从此，春山淑子与中国的李叔同、弘一法师、日本家人等断绝了所有联系。

淑子隐姓埋名，孤儿寡母默默地生活，万分艰辛。

不管生活多艰难，丈夫李叔同赠予的所有画作，春山淑子悉心珍藏，从没有转让或卖出。

李叔同的一只手表、一绺胡须、一封家书以及李叔同手写的《送别》等离别纪念物，从未离身，与淑子终生相伴。

1996年，春山淑子在冲绳老屋谢世，享年106年。

淑子与弘一法师，自1918年离别，已经过去了88年了，或许在天堂里再次交集。

春山淑子看着弘一法师，轻声念道：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”

弘一法师脚踩莲花，双手合一，回应说：“一念心清静，莲花处处开。一花一净土，一土一如来。”

只有深刻经历过红尘的人，才能如此坚决

地舍弃红尘。

弘一法师悲喜交织的一生，纵有遗憾，也总归无悔。

“爱就是慈悲”，是丈夫李叔同对妻子春山淑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“悲欣交集”，一代高僧的最后绝笔。

人生是悲伤的积淀，生命是悲欣后的交集。

李叔同，经历了年少时的才子风流、成年后的艺术熏陶和中年后的宗教灵魂三个阶段后，深刻醒悟了人生犹如摠下葫芦起来瓢，恰如这幽幽禅河不尽灯。

春山淑子，一段感情，废了一生。

“爱就是慈悲”与“悲欣交集”遥相呼应，道出了李叔同弘一法师与春山淑子的悲怆人生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觚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这首名流千古的《送别》，或许包含了“悲欣交集”四字绝笔的背后酸楚隐情。

悲欣交集，人生之感悟。

当我们再回首时，沉淀的不只是记忆。那

些如风的往事，那些如歌的岁月，都在冥冥的思索中飘然而去。

拥有的就该要珍惜，毕竟，错过了，是再也找不回的。

【附后】

据记载，1918年出家前，李叔同曾将他的油画作品二三十幅，寄赠于北京美术学校（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）。

很遗憾，遗失了。

1967年，偶然在堆放杂物的仓库发现了李叔同的《出浴裸女》。作为仅存的一副画作，《出浴裸女》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镇馆之宝。

《出浴裸女》，一位浴后的半裸少女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扶把，袒胸露乳，眼睛微闭。神态静美丰韵，气质雅致纤素，圣洁如玉雕。

【はるやまゆうこ

（春山油子）】

春山油子证实，台湾一作家（李敖）在冲绳旅游期间，曾偶遇春山淑子，但并没有获赠弘一的画作。

台湾学者李敖，曾自称获得弘一法师的真作，并在2013年拍卖弘一画作。



《半裸女》李叔同，1910年